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四回 無憂樓天火化焚 假朋友計騙東翁

詞曰：高祖力平隋亂，太平智定唐朝，干戈平定號神堯，四海昇平相保。

房杜同心輔政，君已共力懸朝，縱囚解獄治無高，三百年無事繞。右詞西江月

話說聞二公子同鄧紅濟小姐，在李雷家中舍死忘生逃出城，來到了鄉間坐在茶亭，意欲歇歇再走。望見草房裡面走出一個老婦人來，他認得鄧小姐，連忙問：「小姐如何到此？」鄧小姐吃了一驚，站起身來叫聲：「老人家，你是何人？認得奴家。」老媽媽回道：「小姐呀！你認不得老身了？我是你乳娘張大媽。」小姐道：「原來是張乳娘家。」「正是，小姐清晨怎生到此？」小姐道：「此非講話之處，且到屋內去說。」乳娘邀了二人進內坐下，小姐將被搶情由說了一番。又問：「這位公子是誰？怎麼到得李府？」公子也將苦情說了一遍。小姐又問：「乳娘怎麼到此？」張乳娘道：「當日住在張家，後搬到此地來住。但是我這裡房屋偏小，公子與小姐若住在此處，恐李大麻子找來，那時連我性命難保。要想個藏身之處才好。」聞二公子說：「我家住在南門大街，媽媽可問到那裡，我母親知道，定然接我們回去。」乳媽說：「等我訪明公子尊府，送公子與小姐就在尊府住下，相等鄧公子之信再為定奪。」二人說：「媽媽言之有理。」乳娘取水與公子小姐淨面吃茶，收拾飯與二人吃了。乳娘出去，訪到新莊，報知聞大夫人，憂中得喜，即刻喊一兩乘小轎，差家人前去接回，母子相會抱頭痛哭。哭畢，小姐拜見夫人，細說哀曲。夫人認為繼女，賞了張媽媽銀兩，乳娘拜回。晚間太夫人擺酒飲宴，公子說：「母親，孩兒得了神書，方得脫離虎口。日習得隱身之法，週身添了精神氣力。」夫人說：「是何神書？」公子言：「乃天宮之寶，名叫鶴度瑯琊。」說著將神書取出與夫人觀看，忽從天井中一團火球滾將上來。公子心慌，用書打去。只見火球一閃，連書登時不見。公子跺足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神書燒掉了。上面有許多法，孩兒未曾學得！」夫人勸道：「兒呀！此乃天書，如今收去。只因你只有隱身之法，別無他法之造化。不可呆也。」公子聞言，方才醒悟。席散，公子到書房，太夫人同鄧小姐在上房安置。自此公子在家讀書，鄧紅濟小姐在闈府住下，自有交代。

且言李大麻子在洞房，那晚如鬼迷一般，呼酣沉睡在幾凳上。直到天明站起身來，猛然想小姐，四下一望不見，出了房門，說：「不好了，一定走了！」連忙奔到廳上，著人把邵青叫來。不一刻邵青來到廳上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此刻叫來不知何意？夜來想必辛苦，何不睡睡歇歇。」「老邵呀！不要提起。你可知紅濟走了？」「大老爺，紅濟怎...怎麼...的？」李雷道：「昨晚將碧桃詩與他看，我就坐下，不知不覺睡去，直到方才醒，見房門大開未關，小姐不見。」邵青說：「快些著人四下找尋。」登時前後後找遍，並無蹤跡。又著人分四路找尋，各庵觀寺院旅店民房挨家逐戶查，亦無形影，只得回家稟復李雷。坐在書房發楞。只見看後門的蘇胖子慌慌張張跑進，見了李雷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不好了！小的昨日晚間因多吃了一杯酒，將後門拴鎖去睡到了。今早起來，只見後門開著，鎖挺扭斷，不知何故。特來報告大老爺定奪！」李雷未及開言，只見一個書童哭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不好了！小的是西書房侍聞相公的，昨晚小的睡了，今早起來，不見了聞相公。不知哪裡去了！」李雷一聽，心中大怒，叫聲：「老邵，敢一定是他二人走了！依你把兩個怎樣辦法？」「大老爺，他兩個緊守不嚴，推下火牢。沒有別法。」李雷一聲吩咐，下面答應，上來就把蘇胖子並書童推下火牢。可憐二人無故做了火牢之鬼。

又見一個人前來報道：「小的在後門首有事，只見一個帶孝的婦人哭得無休歇。問他只不回答，稟知大老爺定奪。」李雷說：「老邵呀！這個婦人哭在我後門口，這也蹊蹺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何不與你同去看看？」言罷站起身來走到後門來。只見那婦人渾身穿白，面向外，那後影子到還齊整。說：「老邵呀！你看這婦人倒也罷了。你與我問他一聲，著人將他抬進，讓我大老爺受用。」邵青走去喝了一聲，說：「你這婦人好不曉事！坐在我大老爺門前哭什麼？」那婦人並不回答，就將婦人抬到後面洞房放下。李雷吩咐眾人退去，拴上房門，將女人抱上牀去。轉下身子，再揭帳幔，不見了婦人。李雷此刻毛髮直豎，連忙慌慌張張開了房門，一直跑到書房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婦人抬進洞房，抱上牀忽然不見了，可是作怪麼？」邵青著人四下找尋，都回不見。李雷坐下定神，只見大頭細辮子張三一直跑進書房，喊道：「大老爺，不好了！大廳香幾上坐著一個長人，紅頭紅髮紅須紅帽，身穿紅袍，人莫敢近。」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我家要倒楣了！這個甚的紅人...」「大老爺，此乃是火德星君，想必來點化大老爺。快快出去擺香案叩頭哀告！」李雷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忙吩咐罷了香案，同邵青到廳上，果見一紅人坐在凳幾中間。李雷連忙叩頭，登時不見。李雷吩咐端過香案，又到南書房坐下，還未轉身，只見一個家人飛跑而來，進了書房喊聲「大老爺不好了！無憂樓起了火！摩雲師傅跌將下來，燒得渾身流漿大泡，那個徒弟已經燒死，滾下樓來。」李雷大驚，連忙同邵青到後面來，只見一座無憂樓燒得乾乾淨淨，成了一片空地。摩雲師睡在那裡，哼聲不止，少不得請醫調治，再造無憂樓。言不盡李雷多少霉氣之事，這且不言。

單講神彈子鄧小英雄，來到葉家莊，早有莊漢報知神槍教手葉子超，吩咐請進來。鄧林見了母舅，倒身下拜，放聲大哭，叫聲：「母舅大人呀！外甥全家遭害，真真慘殺了！」葉爺說：「賢甥有話起來講，不要傷悲。」說著將他攙起坐下，說：「賢甥為何如此形容？家中遭了什麼不白之冤？快快說來。」公子就將父母生病，姐姐進香被搶，是外甥奪下，惡人計害全家，姐姐與甥男逃出，在半路途中惡人追來，在飲店之中被他下蒙汗藥酒，外甥迷倒，把姐姐搶去，不知可曾失節，要求母舅做主。葉爺聞聽大怒，說：「賢甥，你且在我莊上住下。待我明早趕奔灑水，混進惡賊家內，殺了惡人，泄我之恨！」說罷，吩咐備酒與鄧少爺同飲。是晚無事，次日黎明，葉爺起身用了飲食，打了個小小包裹，背上肩頭，帶了根長槍，吩咐鄧林與莊漢小心門戶。說罷離開莊門，放開大步一路行去，直奔灑水而來。那日將至午後已抵灑水，進了城下了坊子，叫小二取水淨面，坐下吃茶。閒坐一會，不覺紅輪西墜，月上東升。小二掌上燈燭，葉爺吩咐揀好菜拿幾樣來，小二答應一聲，不一時酒肴俱全。葉爺道：「我一個吃得耐煩，你來陪我喝一杯。」回道：「小人何能陪爺？」「不妨，坐下來。」小二隻得坐在凳頭上斟酒。酒過數杯，談了些閒話，葉爺說：「你這裡有個姓李的？」爺問他做什麼？」葉爺道：「我是個行拳走教的，可有個姓李的大家？」小二道：「我們這裡有姓李的，是個大來頭。乃是經略馮大人的世弟，名叫李雷宇震遠，還有個綽號叫做活閻羅。他廣收教習。大老爺有口示在外，無論行拳走教，初到這裡，都要去在看守大門的沒毛大蟲張三太爺那裡掛號，然後要拿手本見大老爺請安，試驗武藝。如果好，收下在四樓聽用，不然退出，方能在外行拳。」葉爺聽罷大喜，便說道：「我就是來投他的，煩你買個手本，明日進李府去。一並相謝。」小二即刻上了街賣了個教習手本進來，交與葉爺，又取了墨硯過來，心中一想：我如定要更名改姓。想罷，提起筆來寫道：建平花超。寫罷折好，揣入靴桶之內，用了酒飯，收什安寢。

次日天明起身穿好衣服，用了早點，鎖了房門，照應了店家一聲，邁開大步直奔東門大街而來。進了西柵欄到了李府門前，只見白玉石坡台，門裡兩邊懶凳上坐了無數的爺們。葉爺走到跟前，用手一拱，道：「諸位請了，我乃建平縣花超，叩請大老爺金安。望諸位進去通報一聲。」眾人罵道：「你這狗頭快些滾！我們家大老爺連日有萬種心事，那裡還收教習？」葉爺聞聽，心中大怒，暗想這些惡奴如此勢力，怎得入門？陡生一計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滿面陪笑，叫聲：「諸位，我小的有個朋友在大老爺府上，看守大門的沒毛大蟲張三太爺，與我一拜之交。望諸位代我說聲。」眾人聽說，連忙站起：「何不早說？」又有個爺們說：「請花老哥廳上去坐。」葉爺進了大門，來廳上坐下，早有人獻上茶來。又有人去報張三太爺，不一刻只有張三進來，說：「花哥在哪裡？」葉爺見了，連忙假意折個千兒，說：「三哥，小弟花超請三哥的安。」張三一把攙住，說：「好說好說，請坐請坐，花哥一向在那裡？怎麼知道我張三在大老爺府中？」葉爺說：「小的一向在京，未曾與三哥敘敘。前日回到建平，聞得三哥在大老爺府中，故而特地前來投奔三哥，引見大老爺。這件事全仗三哥大力，周全小弟。」說著取出手本，遞與張三。張三接了手本，說：「花哥少坐。」又吩咐人拿點心來與花爺用。有人答應，他便轉身拿著手本，直奔南書房。看官說，怎麼講？這葉子超與張三一

不識，並且假名假姓，如何見面這等樣熟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張三歷年來不知結交多少朋友，來來往往，那裡記得許多？所以今日葉爺投他，必是往日之交，再加幾句花巧語，把張三的大頭都說熟了。搖著頭，進了南書房，見了李雷，打了個千兒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張三有個朋友，叫花超，乃建平人，一身好本領，特地前來投奔大老爺的。」將手本呈上。李雷看罷，說：「張三，你曉得我大老爺家中鬧出這等亂，那裡還收教習？你代我回他去吧。」張三說：「小的知道。這個人與張三有一拜之交，武藝精通，大老爺要收的。」李雷道：「既是你的朋友，你到董相公帳房裡去稱五兩銀子，打發他去吧。」張三答應，只是不動。李雷說：「張三，你怎麼不去？」張三說：「大老爺不收他，要送他五十兩銀子，叫他去吧。若是五兩銀子，姓花的不能回去。」張三，你叫我把五十兩銀子，我的銀子是磚頭土塊麼？」張三說：「要不下回請，大老爺就是拿一千兩銀子聘這姓花的，也不來的。如今難得到此，望大老爺收下吧。」張三，我偏不收這姓花的。」張三搖著頭，說：「一定要求大老爺收下。」說著兩個眼珠子迸出，看那大頭上細辮子滴溜溜將起來。李雷一看，「哎喲」一聲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